



## 人权理事会

## 第四十七届会议

2021年6月21日至7月9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 包容性法律

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的报告\*\*

##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2/2 号和第 41/18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结合与不同形式的暴力和歧视作斗争的情况，分析了国际人权法在承认性别和性别认同及表达方面的现状。本报告与提交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的报告互为补充。附件 1 是对 2020 年 5 月以来开展的活动的说明，附件 2 是提交大会的报告的概况。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考虑收到的大量材料。

\*\* 本报告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 序言

1. 独立专家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期间开展的活动包括与各国、民间社会组织、全球和区域实体以及有切身经历的人士举行的数十次磋商、数百次虚拟活动和数千次互动，相关情况载于本报告附件 1。

2. 独立专家所述的所有活动以及本专题报告都是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无处不在的阴影下开展和撰写的，在编写本报告时，这种疾病已夺走 300 多万人的生命，影响到整个人类。如果我们要在重建更好未来的同时吸取教训，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能假装这些工作都是在一切照旧的情况下开展的：独立专家谨此郑重表态，所有利益攸关方给予的卓越支持表明了本任务所涉问题的重要意义，也表明了会员国和民间社会致力于解决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的信念。每次会议、每个谈话和每份提交的材料都被考虑进来，独立专家理解在每个筹备工作的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除了本已繁重的捍卫和促进人权的任务之外，他们可能还面临着就业和经济不确定性、健康问题以及失去亲人等原因造成的疲惫和痛苦。同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为任务提供支持的专职团队，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方案为独立专家提供支持的专职团队，以及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的行政人员、编辑、笔译员、专家和管理人员也是如此；由于他们坚定的决心，这项工作才得以继续。独立专家向在这个最艰巨的时期作出重大贡献的全体人员致谢。

## 一. 导言

3. 有人认为社会中存在一种性别规范，各种性别认同和表达是对它的偏差和背离；这种概念基于一系列先入为主的观念，要让全人类都要享有人权，就必须批判这些观念。在这些错误观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按照出生时分配的性别获得社会认为这些人应有的权利或责任，采用相应的角色、表达形式和行为，这是一种正当的社会目标。各国只有承认这一制度的基础是各种固有观念、权力不对称、不平等和根本性的暴力，才能履行解决这套制度助长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的义务，这些问题对世界各个角落的妇女和女孩(包括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妇女)，对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男性，对其他性别多样者，也对间性者都造成了痛苦的影响。

4. 因此，根据任务规定开展的性别理论专题工作是独立专家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2/2 号和第 41/18 号决议开展的研究议程的组成部分。本研究过程包括文献综述和征求意见，共收到 529 份材料，其中包括所有区域的 42 份国家实体提交的材料以及 484 份来自非国家利益攸关方的材料，其中 202 份由有关组织提交，282 份由个人提交。<sup>1</sup> 这一高度参与性的进程让独立专家感到责任重大：他共收到关于 88 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具体资料，内容涵盖所有地理区域和世界上相当大比例

<sup>1</sup> 统计资料可查阅 [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ReportGenderTheory.aspx](http://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ReportGenderTheory.aspx)。

的人口、文化、法律传统和宗教。所有可接收的非机密材料都将在本任务的网页上公布。<sup>2</sup>

5. 少量其他材料具有仇恨性质或含有仇恨言论，独立专家对这些材料不予接收，将其排除在外。它们不会成为任务负责人赞助的任何出版物的内容。

6. 鉴于回应的丰富性和本专题的重要性，性别和性别认同及表达专题工作的成果将反映在任务负责人 2021 年发表的两份报告中。本报告题为“包容性法律”，分析了与性别和性别认同及表达有关的国际法现状，及其与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歧视作斗争的联系。在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的题为“排斥做法”的报告中，独立专家将分析抵制使用性别理论的问题及其对妇女(包括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妇女)人权，以及对消除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视工作造成的风险。该报告的概要载于附件 2。

7. 整个研究过程中显而易见的是，性别理论、社会性别方法和交叉性为处理(性在社会中的建构和运作方式造成的)多重权力不对称提供了一个框架，包括处理某些助长对妇女的暴力和歧视的不对称现象；它们也是对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暴力和歧视的根源进行分析的清晰透镜。

8. 本报告使用“性别多样者”一词来指代在特定环境中或在特定时间点上性别认同及(或)表达与强行实施的性别规范不符的人。性别认同与出生时分配的性别不符的人通常认同跨性别者一词。顺性别者用于学术文献和分析以及数据收集和分析中，指性别经验符合或被认为符合出生时指定的性别的人。

9. 广泛使用的“LGBT”(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首字母缩略语)和性别多样者，以及性别奇异者、性别存疑者和无性恋等术语都是政治和法律身份的反映，受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影响的人自我身份认同的方式可能与这些概念不符。从(北美)双灵人、(墨西哥)穆舍人(muxe)、(印度)希吉拉人(hijra)、(泰国)卡托伊人(kathoey)、(菲律宾)巴克拉人(bakla)、(阿根廷和巴西)跨性别异装癖(travestis)、(萨摩亚群岛)法阿法芬人(fa'afafine)以及(汤加)莱蒂人(leiti)的切身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些例子。这些身份有时被纳入在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概念中，但它们背后的对性别的理解与性别认同或性取向不完全、也不必然一致。

10. 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属于严格分类的范畴，另一些人则不会这样认为(例如，一些异性恋跨性别女性可能接受女性气质方面的固有观念，而一些顺性别女同性恋者可能不会接受)，但受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影响的人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抗拒接受这些分类所归属的主流意识形态。多种类型的性别不从众女性一直带头抗拒性别方面的固有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性别不从众不仅与性别表达有关，还与性行为规范有关。

11. 二元性别建构的引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性别期待，往往靠人们的性征来吸引他们；而将间性者强行塞进不足以符合他们切身经历的性类别的尝试或行动，往往会令他们蒙受损害。这些侵害行为往往涉及酷刑和虐待。在性和性别分类系统中

<sup>2</sup> 提交给独立专家的材料将在以下网址公布 [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ReportGenderTheory.aspx](http://www.ohchr.org/EN/Issues/SexualOrientationGender/Pages/ReportGenderTheory.aspx)。

承认间性者的尝试，往往无法充分建立起必要的法律和社会框架，从而难以妥善承认他们的地位。<sup>3</sup>

## 二. 国际和区域人权法、判例及国际进程中的性别问题

12. 较早提到性别概念的文书可以追溯到 1993 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一概念随后明确载入《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关于人口与发展的开罗宣言》和 1995 年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行动纲要》。在所有这些进程中，人们都强烈认识到成见、固有观念和期待对暴力侵害和歧视妇女问题的影响，并且认识到将性别平等作为总体全球目标的重要意义。同样，《残疾人权利公约》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这两项最近的核心国际人权文书都载有提及性别问题的内容。

13. 对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分析揭示出一套强大的法律体系，其中用性别一词来描述按照既有的生物性征的含义，分配角色、行为、表达形式、活动和属性的社会文化建构。根据这一定义，性别和性并不是相互替代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作为反歧视分析中的关键做法，与性别和性这两个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4. 这一定义体系中没有任何内容将性别局限在女性身上。性别概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权主义著作中，目的是为了挑战当时生物决定论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对象是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相对意义方面。<sup>4</sup> 因此，国际人权法中对性别概念的使用涉及生活在性别分化社会中的人，他们身边的各种预设和权力等级将为他们创造一个发展个人身份、开展社会互动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理论也可以作为一个解决、分析和转变带有暴力的男性气质体系的工具。

15. 同样，国际法主体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只有跨性别者或性别多样者才有性别认同问题。这些证据得出的结论是，所有人都生活在性别分化的社会中，各种权力等级和成见贯穿其中。除其他外，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sup>5</sup> 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都谈到了这个巩固认同的过程，这些机构都确认了性别认同的深刻私密性，<sup>6</sup> 也指出了性别认同通过性别表达实现外化的方式。

16. 人类在性别认同及表达方面的经验既复杂又丰富。性别认同的概念在世界各地差异很大，如前所述，各个区域都存在着广泛的性别认同及表达，这是长期存在的文化和传统的结果，超越了在特定点点和时间被奉为规范的特定性别概念。在开始编写本报告时，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国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泊尔、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萨摩亚、泰国、汤加和美利坚合众国等(仅这些例子就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都在文化传统中、有时也在法律上承认与男女二元结构不符的性别。一些提交的材料将二元制的盛行和对性别多样性受压制的情况与殖民史和压

<sup>3</sup> 见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crimination/LGBT/BackgroundNote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IntersexPeople.pdf](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crimination/LGBT/BackgroundNote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IntersexPeople.pdf)。

<sup>4</sup> 见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Women/WG/Gender-equality-and-gender-backlash.pdf](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Women/WG/Gender-equality-and-gender-backlash.pdf)。

<sup>5</sup> 同上。

<sup>6</sup>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Van Kück v. Germany* (application No. 35968/97); and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dvisory opinion OC-24/17.

迫史联系起来，并指出一些殖民前文化比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正式法律制度更愿意接纳性别多元的观念。<sup>7</sup>

1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人权机制<sup>8</sup> 在工作中，包括在案件分析和理论工作中处理过基于性别、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歧视问题。

18. 区域人权机构也是如此。自 1992 年以来，欧洲人权法院已将性别认同纳入判例，首先是在隐私和家庭生活方面，<sup>9</sup> 特别是在 2003 年承认性别认同是个人私人生活中最私密的一个方面。<sup>10</sup> 虽然一些提交的材料说“性”的范畴内不包括跨性别者，但欧洲人权法院关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条的判例对这一概念采取了宽泛的理解，将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保护扩展到个人；法院还根据第 14 条的性别歧视标准，对性别理论建立了相当广泛的理解。<sup>11</sup> 《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全面纳入性别理论，<sup>12</sup> 并包含一个包括性、性别、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取向<sup>13</sup> 的渐进的定义框架，独立专家在国别访问期间观察到了这中做法产生的立法和公共政策益处。<sup>14</sup> 欧洲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含有承认性别认同内容的建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部长委员会向成员国提出的关于采取措施打击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的 CM/REC(2010)5 号建议。<sup>15</sup>

19. 欧洲法院一再认为，欧洲联盟反歧视框架在就业、获得与就业有关的社会福利(丧偶人士保险)和养老金等方面，对寻求或计划寻求性别得到法律承认的人提供保护；<sup>16</sup> 此外，还有大量欧洲联盟文件涉及性别认同问题，其中包括第 2006/54/EC 号指令，该指令指出“男女待遇平等原则的范围不能仅限于禁止因某人属于其中一个性别而加以歧视”，并且“也适用于因变性而引起的歧视”。<sup>17</sup>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的《2020-2025 年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

<sup>7</sup> 比勒陀利亚大学人权中心等提交的材料。

<sup>8</sup> 例如，见人权理事会第 17/19 号和第 27/32 号决议；A/HRC/29/23，第 21、第 78 和第 79 段；A/HRC/29/33/Add.1，第 86、第 88 和第 111(q)段；大会第 69/182 号决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第 27 段；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23 和第 40 段；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第 8 段；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33 和第 34 段；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21 段；CCPR/C/KWT/CO/3，第 12 和第 13 段；以及 CCPR/C/RUS/CO/7，第 10 段。

<sup>9</sup> *B. v. France* (application No. 13343/87).

<sup>10</sup> *Van Kück v. Germany* (application No. 35968/97).

<sup>11</sup> *Napotnik v. Romania* (application No. 33139/13). See also *Khamtokhu and Aksenchik v. Russia* (applications Nos. 60367/08 and 961/11); *Markin v. Russia* (application No. 30078/06); *Enache v. Romania* (application No. 16986/12); and *Petrovic v. Austria* (156/1996/775/976).

<sup>12</sup> 见 <https://rm.coe.int/16805938a2>。

<sup>13</sup> 《伊斯坦布尔公约》，第 4 条第(3)款。

<sup>14</sup> 见 A/HRC/41/45/Add.1。

<sup>15</sup> 见 [www.coe.int/en/web/sogi/rec-2010-5](http://www.coe.int/en/web/sogi/rec-2010-5)。

<sup>16</sup> 欧洲跨性别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17</sup> 见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06L0054>。独立专家不同意使用“变性”一词，但认可“性别认同的法律承认”。

异者和间性者平等战略》承认性别认同及表达是产生歧视和采取政治行动的依据。<sup>18</sup>

20. 美洲体系处理性别暴力的办法始于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于1994年通过了《美洲防止、惩处和根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公约》(《贝伦杜帕拉公约》),<sup>19</sup> 这是该区域发出的一项采取行动、解决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广泛承诺。《贝伦杜帕拉公约》是该区域批准范围最广的人权条约,推动了整个区域各国家层面的法律、政策和实践进步。<sup>20</sup> 美洲人权法院在 OC-24/17 号咨询意见中承认,《贝伦杜帕拉公约》适用于基于自我认同的跨性别妇女;<sup>21</sup> 在 *Atala Riffo*(智利)案中,法院承认《美洲人权公约》第 1.1 条规定的不歧视的核心国家义务涵盖性别认同问题。<sup>22</sup>

21. 2011 年,美洲人权委员会设立了一个 LGBTI 人士权利部门,并于 2014 年指定它承担报告员的任务,以“继续充分关注这一问题”。<sup>23</sup> 这一决定是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在一项年度决议中作出的,该决议从 2008 年起承认基于性别认同及表达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美洲人权委员会在第一份关于 LGBTI 人士权利的专题报告中,研究了性别与性、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的交叉问题,认为“这种暴力行为是结构上和历史上的性别歧视和偏见对非规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综合表现”。<sup>24</sup> 在 *T.B. 和 S.H.*(牙买加)案以及 *Henry 和 Edwards*(牙买加)案中,委员会详细探讨了性别与暴力和歧视之间的联系,并分析了鸡奸法对一名女同性恋和一名跨性别女性因其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而被刑事定罪所造成的影响。<sup>25</sup>

22.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的规定支持这样的结论:无论性别认同如何,人人都享有《宪章》权利。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第 275 号决议<sup>26</sup> 的前提是性别认同是保护的理据;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在 2020 年 12 月 4 日的咨询意见中指出流浪法构成歧视,因为它们“惩罚穷人和弱势群体,包括但不限于……性别不从众者”。<sup>27</sup>

### 交叉性

23. 人权理事会第 32/2 号和第 41/18 号决议要求独立专家从交叉角度开展工作,必须通过了解造成个人切身经历显著不同的所有条件来理解歧视,<sup>28</sup> 就历史上

<sup>18</sup> 见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lgbtiq\\_strategy\\_2020-2025\\_en.pdf](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lgbtiq_strategy_2020-2025_en.pdf)。

<sup>19</sup> 32 个国家是该《公约》的缔约国。

<sup>20</sup> 见 [www.oas.org/en/iachr/reports/pdfs/legalstandards.pdf](http://www.oas.org/en/iachr/reports/pdfs/legalstandards.pdf)。此外,《美洲反对一切形式歧视和不容忍公约》也涉及基于性、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等原因的歧视问题(第 1.1 条)。

<sup>21</sup> 见第 78 段。

<sup>22</sup> *Atala Riffo and Daughters v. Chile*。

<sup>23</sup> 见 [www.oas.org/en/iachr/lgtbi/docs/2009,%20OAS%20GA%20RES.%202504%20Human%20Rights,%20Sexual%20Orientation,%20Gender%20Identity.doc](http://www.oas.org/en/iachr/lgtbi/docs/2009,%20OAS%20GA%20RES.%202504%20Human%20Rights,%20Sexual%20Orientation,%20Gender%20Identity.doc)。

<sup>24</sup> OAS/Ser.L/V/II.rev.1, Doc. 36, para. 270。

<sup>25</sup> 见 [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2020/JM\\_13.095\\_EN.PDF](http://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2020/JM_13.095_EN.PDF)。

<sup>26</sup> 见 [www.achpr.org/sessions/resolutions?id=322](http://www.achpr.org/sessions/resolutions?id=322)。

<sup>27</sup> 第 001/2018 号咨询意见。

<sup>28</sup> A/HRC/38/43, 第 23-24 段。

遭受过歧视的人口、群体和个人而言，必须通过了解造成一整套多个同时存在的压迫结构的条件来理解歧视。<sup>29</sup>

24.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指出残疾人有时被视为没有性别的人，<sup>30</sup>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也指出残疾妇女可能受到基于性别和残疾的多重和交叉形式歧视；<sup>31</sup> 这些意见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说明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将身份作为分析的切入点，用于分析每个人身上多种身份(包括性别身份)的交叉点上产生的各种特权和歧视。

25. 有一份提交材料说，如果将“人们面临歧视的所有理由”理解为相互交叉的因素，“人们会看到它们彼此强化、越来越糟……种族和性别共同作用对黑人女性进步的抑制，达到了其中任何一个单独因素都不可能达到的程度。<sup>32</sup> 事实上，将歧视理解为具有交叉性的现象使我们能够将性、种族和性别领域内的不同问题联系起来。”<sup>33</sup> 在性别、性别认同、性取向和种族的交集中存在着一个尖顶，使得一些人在社会融合指标的表现上名列前茅，另一些人则处于最底层。存在统计数据的情况有限，其中揭示的状况令人深感担忧：威廉姆斯研究所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记录到，美国22%的LGBT人士生活在贫困中，但白人顺性别男同性恋的比例为8.1%，而黑人顺性别女同性恋的比例为31.3%，黑人跨性别者的比例为38.5%，拉丁裔跨性别者的数字为48.4%。<sup>34</sup> 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巴西全国异装癖和跨性别者协会报告称，巴西国内杀害跨性别者现象的受害者中有82%是非洲裔。<sup>35</sup>

26. 交叉分析对于解决对妇女(包括女同性恋、双性恋妇女和跨性别妇女)的暴力和歧视问题至关重要，这种认识已经渗透到公共政策中，许多国家提交的材料都承认这种认识的重要性。例如，新西兰司法部长2019年表示：“女性遭受伴侣虐待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毛利族女性、女同性恋、跨性别妇女、残疾妇女和年轻女性遭受的暴力更多，更有可能在当前的制度下再次受害。”<sup>36</sup> 乌拉圭2018年《第19.580号关于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法》重申，对各个年龄的妇女、跨性别妇女，以及各种性取向、社会经济地位、土地归属感、信仰、文化出身、族裔或种族出身以及残疾状况的妇女一律予以承认，不加歧视。<sup>37</sup>

27. 独立专家指出，交叉分析还必须考虑到切身经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可能因空间的改变而不同(如人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跨越国界甚至在城市内流动)，

<sup>29</sup> 澳大利亚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stflr43&div=52&g\\_sent=1&casa\\_token=NmMiruknM8cAAAAA:Idk9iAOSpn0p3ybV3NkLQTEbampO9bfskyvnMQLGSYfcU9BdEqHMT0Q4dgSKCLKJ3DA7jNqhnY&collection=journals](https://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stflr43&div=52&g_sent=1&casa_token=NmMiruknM8cAAAAA:Idk9iAOSpn0p3ybV3NkLQTEbampO9bfskyvnMQLGSYfcU9BdEqHMT0Q4dgSKCLKJ3DA7jNqhnY&collection=journals)。

<sup>30</sup>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5号一般性意见(1994年)，第19段。

<sup>31</sup>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1号一般性意见(2014年)，第35段；以及第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第19段。

<sup>32</sup> 妇女发展权利协会等提交的材料。

<sup>33</sup> 同上。

<sup>34</sup> 见 <https://williamsinstitute.law.ucla.edu/publications/lgbt-poverty-us/>。

<sup>35</sup> 见 <https://antrabrazil.files.wordpress.com/2019/11/murders-and-violence-against-travestis-and-trans-people-in-brazil-2018.pdf>。

<sup>36</sup> 新西兰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sup>37</sup> 乌拉圭提交的材料。

也可能因时间的改变而不同，这一观点对儿童尤其重要。儿童权利委员会从第 3 号一般性意见以后就承认了“性别”的概念，并明确将这一社会建构与儿童和青年因性别认同而受到的边缘化联系起来，<sup>38</sup> 承认儿童和青年有权享有性别认同和逐渐出现的自主性，<sup>39</sup> 并谴责对间性青少年实施强制手术或治疗的做法。<sup>40</sup>

28. 在这种背景下，保护人权不是通过否认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来实现的。<sup>41</sup> 正如独立专家在 2018 年关于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缺乏数据使这个群体得不到注意，是国家采取的政策不合理的核心问题。<sup>42</sup>

### 性别暴力和性别歧视

29. 有一份材料说，“性别是深深植根于社会中的一种社会建构，它一方面是作出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包容和参与的决定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作出排斥和边缘化的决定的基础”。<sup>43</sup> 对于极少数人来说，按性别划分身份有助于创造特权体验；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做法会产生歧视和暴力体验。对于妇女以及性别认同和(或)表达不完全符合出生时指定的性别的成见的人来说，情况往往如此；出于这些原因，社会性别分析一直是与暴力和歧视情况有关的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sup>44</sup>

30. 此外，对性别的广泛理解使人们能够系统地评估个人因真实或感知的性取向、性别认同及(或)表达而受到的歧视，<sup>45</sup> 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发表的解释确实表明，这一结论是社会性别分析的结果。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申明，“基于生理性别和/或社会性别对妇女的歧视往往与影响妇女的其他因素如……以及女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及其他身份等密不可分，并因这些因素而变得更加严重”；<sup>46</sup>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确立，“‘性别’这一禁止理由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它不仅包括身体特征，还包括性别成见……”；<sup>47</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分析了一个国家不允许在官方文件上改变性别的问题后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形式，因为“政府……没能给予提交人和处境相似的个人……法律规定的平等保护”；<sup>48</sup>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使用了“所有性别”这种说法，<sup>49</sup> 暗示着不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理解性别。禁止酷刑委员会承认，各国必

<sup>38</sup>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34 段。

<sup>39</sup> 同上。

<sup>40</sup> 同上。

<sup>41</sup> 参见，例如多哥提交的材料。

<sup>42</sup> A/HRC/41/45。

<sup>43</sup> 见妇女发展权利协会和性权利倡议联合提交的材料。

<sup>44</sup> 例如，见 CCPR/C/119/D/2425/2014，第 7.12 段；CEDAW/C/75/D/138/2018；CEDAW/C/73/D/99/2016；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 3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8 段；E/C.12/63/D/7/2015，第 8.2 段；以及 E/C.12/63/D/10/2015，第 19.5 段。

<sup>45</sup> 筹集资源增强权能组织等提交的材料。

<sup>46</sup>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建议(2014 年)，第 6 段。

<sup>47</sup>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09 年)，第 20 段。委员会在该意见中还说，“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都是《公约》禁止的歧视理由(第 32 段)。

<sup>48</sup> CCPR/C/119/D/2172/2012，第 7.14 段。

<sup>49</sup>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 5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23 段。

须确保其法律“实际上适用于所有人，而无论其……性别、性取向、变性身份”。<sup>50</sup>

31. 近期的美洲判例法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说明社会性别分析工具为何适用于并适宜分析针对跨性别妇女的暴力问题。就 **Hernández 诉洪都拉斯案**(案件目前有待美洲人权法院作出判决)而言，美洲人权委员会在提交给法院的案情报告中认为，受害者死亡是在偏见产生的歧视背景下发生的，其中包括警察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特别是跨性别女性工作者的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情况就是如此。<sup>51</sup> 在审查案件及其背景时，委员会特别注意到人们对跨性别妇女的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偏见造成了暴力问题，并考虑到社会排斥造成歧视，从根本上迫使 **Vicky Hernández** 和其他跨性别妇女陷入暴力和刑事犯罪的循环。<sup>52</sup> 美洲人权委员会认为，此案暴露了在对跨性别妇女在所处环境中面临的此类形式的致命暴力行为开展调查方面，国家部门内部不仅缺乏调查能力也存在调查阻力，在国家履行人权义务所必须纠正和改造的更大模式和做法中也存在这些问题。<sup>53</sup>

32. 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同样注意到，不符合性别成见的妇女，包括一些可能认为自己是女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的妇女，特别容易受到歧视、暴力和刑事定罪。<sup>54</sup> 同样，间性者由于身体不符合性和性别规范而面临污名和歧视，间性婴儿、儿童和青少年接受医学上不必要的手术、激素治疗和其他治疗，试图强行改变他们的外表或身体发育，使之符合社会对女性和男性身体的期望。<sup>55</sup>

33. 与此类似，美洲人权法院 2020 年判决的 **Rojas Marín 诉秘鲁案**<sup>56</sup> 是性别认同的流动性获得司法承认的一个显著例子。在主要事实发生的 2008 年，受害者自称是同性恋男子；但在 2020 年法院做出裁决时，她自称是女性。2008 年，法院审查了肛交强奸作为暴力和歧视表现的故意性质，并将此案定性为仇恨犯罪，因为它“不仅损害了 **Azul Rojas Marín** 的权利，而且是向整个 LGBTI 群体发出了信息，威胁到整个社会群体的自由和尊严”。<sup>57</sup>

34. 前任任务负责人认识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之间的联系，指出旨在减少暴力等目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必须考虑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sup>58</sup> 同样，尽管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规定的基于性别的方法历来被理解为泛指妇女，但人权维护者一直开展相关运动，确保人们理解武装冲突对女同性恋、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以及性别多样性者

<sup>50</sup>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21 段。

<sup>51</sup> 见 [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court/2019/13051FondoEn.pdf](http://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court/2019/13051FondoEn.pdf)。

<sup>52</sup> 同上，见第 57 段。

<sup>53</sup> Elizabeth Abi-Mershed 提交的材料。

<sup>54</sup> A/HRC/29/40，第 21 段。

<sup>55</sup> 见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crimination/LGBT/BackgroundNote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IntersexPeople.pdf](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crimination/LGBT/BackgroundNote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IntersexPeople.pdf)。

<sup>56</sup> 见 [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402\\_esp.pdf](http://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402_esp.pdf)。

<sup>57</sup> 同上，见第 165 段。

<sup>58</sup> A/HRC/35/36，第 66(e)段。

造成的特殊影响，这是改变以往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这些政策往往反映出更广泛的人群面临着刑事定罪、歧视和边缘化的模式。<sup>59</sup>

35. 《日惹原则》<sup>60</sup> 及其增订的《日惹原则+10》讲到了国际人权法接受性别和性别认同与表达的过程，在编写本报告时，普遍定期审议程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特别程序和条约机构的报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美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和咨询意见，以及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案件报告和专题报告都引用了这些内容；包括博茨瓦纳、<sup>61</sup> 印度<sup>62</sup> 和尼泊尔<sup>63</sup> 等国最高法院在内的国内法庭的无数裁决，阿根廷<sup>64</sup> 和比利时<sup>65</sup> 等国家的法律，以及哥伦比亚<sup>66</sup> 和瑞典<sup>67</sup> 的公共政策也引用了相关内容。这种接受度与达成《日惹原则》前的进程及其增订工作遵循跨学科标准识别方法，并侧重于条约法、国际习惯、国家实践、司法裁决和司法学说有关；本报告参考了其中许多内容，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所有这些内容均系国际法的渊源。

### 法律承认

36. 2018 年，任务负责人在审查各国维护跨性别者和性别多样者人权的义务时得出结论，自主决定性别的权利是一个人的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该人身份的基石。各国有义务是以符合不受歧视、法律平等保护、隐私、身份和表达自由等权利的方式提供获得性别承认的机会。<sup>68</sup> 述及的义务包括不得采取措施对法律承认造成障碍或使其无法得到承认，还包括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的方面，例如：

- (a) 以自决权为基础；
- (b) 属于简单的行政程序；
- (c) 不涉及医疗证明、手术、治疗、绝育、离婚等不合理要求；
- (d) 包括认可和承认非二元身份的全部多样性和特殊性的内容；
- (e) 确保未成年人的性别认同能够获得承认。

37. 独立专家有证据表明，尽管按照这些标准在法律上承认性别认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世界各地实施的各种程序仍然带有病态化现象的浓厚残留色彩。一份材料说，仅在欧洲和中亚就有 10 个国家仍然要求把绝育手术作为获得法律承

<sup>59</sup>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性别政治研究中心提交的材料。

<sup>60</sup> 见 <https://yogyakartaprinciples.org/principles-en/>。

<sup>61</sup> 见 <https://africanlii.org/sites/default/files/legabibo.pdf>。

<sup>62</sup> See *Navtej Singh Johar v. Union of India*.

<sup>63</sup> See *Sunil Babu Pant et al. v. Nepal Government et al.* (2007), writ No. 917.

<sup>64</sup>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提交的材料。

<sup>65</sup> 比利时提交的材料。

<sup>66</sup> 妇女合作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67</sup> 见 [https://publikationer.sida.se/contentassets/b7c778a855dc4e92a5a9da1bebc48b0a/action-plan-for-sidas-work-against-gender-based-violence-2008-2010\\_680.pdf](https://publikationer.sida.se/contentassets/b7c778a855dc4e92a5a9da1bebc48b0a/action-plan-for-sidas-work-against-gender-based-violence-2008-2010_680.pdf)。

<sup>68</sup> A/73/152, 第 75–81 段。

认的先决条件，中东欧和中亚的所有国家仍然要求进行精神健康诊断。<sup>69</sup> 另一份材料说，马来西亚卫生部 2017 年发布了一份跨性别者及其身份医治准则，并建议有“性别问题”的青少年接受包括生殖器检查在内的体检。<sup>70</sup>

38. 任务负责人观察到，一些材料反对给予跨性别者和性别多样者法律承认，声称顺性别妇女的关切以及妇女安全空间的完整性有被抹杀的风险，而且会对通过体育促进女童成长的过程构成威胁。虽然这些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但它们的终极信条都是说，性别认同在自决的基础上获得法律承认是对促进非跨性别妇女人权的威胁。

39. 解决世界各地每天对妇女的严重压迫、暴力和歧视是人权方面的一项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收集暴力和歧视的证据，从交叉角度进行分析，并评估这种循证方法在决策和法律改革进程中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种方法在区域范围内得到推广，例如通过《伊斯坦布尔公约》的设计，应能满足交叉理解所有妇女，包括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妇女的切身经历的需要。

40. 相反，证据不支持认为在法律上承认性别认同有悖于争取平等、妇女权利或顺性别妇女权利的观点。独立专家不相信这些论点是以人权为基础的说法。它们似乎总体上依赖于传闻轶事，其中一些与某些虐待指称有关，但大多数都建立在对跨性别者和性别多样者，并且主要针对跨性别妇女的带有深刻歧视的成见的基础上。例如有人声称，法律承认跨性妇女本身就威胁到了安全空间，这似乎是在利用捕猎者决定论的污名。统计证据或分析不支持在法律上承认跨性别女童对通过体育促进成长构成全面威胁的说法，这种说法不仅以迂回的方式试图从跨性别女童不是女童这种有害且令人厌恶的观点中找依据，也是试图说明这种观点的合理性。有人认为，在法律上承认跨性别妇女的存在可能会抹杀顺性别妇女的关切，这种观点未考虑到国家在制定政策时有义务考虑所有相关的交叉分析角度，包括性别认同的角度。

41.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张似乎表明，责任正从国家(即义务承担者)转移到证据显示的、权利被严重剥夺的群体和个人(即跨性别者和性别多样者，也就是权利持有者)身上。独立专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基于自决的法律承认是保护跨性别者和性别多样者免受法外处决、强迫失踪、酷刑和虐待、殴打和巨大的精神痛苦，保护他们不被系统地排除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及社会生活和社区生活所有其他领域之外的关键；因此，这种承认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人权方面的一个应有之义。

42. 任务负责人进一步指出，这些立场中有一些似乎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交叉分析即可将之完全驳倒)，即非跨性别妇女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利益群体，不受种族、年龄、国籍、社会经济、移民和其他身份的显著影响；任务负责人还指出，这些立场忽视了跨性别男子和其他性别多样者的生活现实，他们的健康、就业、住房和教育的决定因素，以及通过体育和文化等领域融入社会的情况。

43. 独立专家还感到关切的是，其中一些主张似乎复制了对世界各地性别多样性现象视而不见的特权偏见和(或)殖民偏见。此外，他还担心的是，这些主张寻求将性回归到男女二元、泾渭分明的状态，否定本报告所述的国际法形成过程，似

<sup>69</sup> 跨性别者争取平等全球行动提交的材料。

<sup>70</sup> 亚洲太平洋跨性别者网络等提交的材料。

乎支持生物决定论的观念；任务负责人认识到这样做对所有妇女，包括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妇女的权利构成严重风险。

44. 这些话术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已经给世界各地的跨性别者群体带来沉重负担，世界不同范围内已经制定出或正在讨论大量非常规、不合理和任意妄为的法律措施，旨在限制跨性别妇女和女童、跨性别男子和男童以及性别多样性融入社会或将他们排除在外，这引起独立专家的极大关注；这些措施与报告所述的话术直接相关。

45. 在人权方面，对可能出现滥用风险的担忧不能作为不给予权利的理由。任务负责人十分尊重安全空间对所有妇女的重要性；必须始终保护其完整性不受客观确定的所有风险的影响。风险管理措施必须高效且有力，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措施不得促进、复制或宽恕处于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的核心的污名或成见；也绝对不能利用它们阻碍权利持有者享有人权。没有偏见和污名的循证做法是履行这些义务的关键。

46. 同样，所有妇女的关切必须反映在包括以循证方法在内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中，并最终影响到公共政策，从而确保通过体育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促进包容的做法实现所有女童，包括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女童发展的目标。

47. 从本质上讲，此处讲到的任务是预防工作，这是各国义不容辞的义务，需要采取循证办法来识别、避免、缓解和管理风险，而不是否定某些个人、社区和人口的权利，特别是在这种否定将建立在污名和偏见的基础上，从而助长暴力和歧视的螺旋式上升的情况下；任务负责人已经提供了关于这种情况的大量证据。

#### 身体自主权

48.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的文件，身体自主权与身心健康受到尊重的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行为能力这一法律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享有所有其他人权的根本，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所述的健康权，即“掌握自己健康和身体的权利包括性和生育上的自由以及不受干扰的权利如不受酷刑未经同意强行治疗和试验的权利”。<sup>71</sup> 这一概念的构建对于以下这些人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被美其名曰“矫正性”强奸折磨的女同性恋者、接受胁迫性肛门检查的男同性恋者、所有接受“转化疗法”的人，以及接受同样骇人的“正常化”治疗的间性婴儿和儿童。<sup>72</sup> 所有这些形式的暴力以及本任务工作范围中记录到的其他多种暴力直接侵犯了身体的完整性或非经同意身体不受干涉的自由，这些都与将人们粗暴地分成不同的性或性别类型的做法以及相关的成见有直接关系。

49. 世界各地都有对间性婴儿、儿童和青少年实施医学上不必要的手术、激素治疗和其他程序的做法，试图强行改变他们的外表或身体发育，以符合对女性和男性身体的社会期待。<sup>73</sup> 这些侵害间性者的行为的根源在于有害的成见、污名、禁忌和病态化做法。对间性儿童实施早期手术是二元性别规范公然造成的残酷影

<sup>71</sup>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00 年)，第 8 段。

<sup>72</sup> 见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crimination/LGBT/BackgroundNote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IntersexPeople.pdf](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crimination/LGBT/BackgroundNote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IntersexPeople.pdf)。

<sup>73</sup> 同上。

响，联合国和区域人权机制已经呼吁各国保护间性儿童的身体完整和自主权以及自决权。<sup>74</sup>

50. 身体自主权的定义对于面临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可能面临酷刑的跨性别者而言也至关重要，这些待遇表现为要求提供医生证明、接受手术、治疗、绝育或要求离婚才能获得性别承认。在 2018 年对格鲁吉亚的国别访问中，独立专家观察到他访谈的大多数跨性别男子都没有中指，他随后惊闻一家有权证明一个人是“真正”跨性别者的医疗机构要求将中指截肢并用它造一个假阴茎，这是获得法律承认的一部分要求。<sup>75</sup> 获得性别过渡方面的医疗服务是确保跨性别者身体自主权的措施的一部分，独立专家对将此类服务定为刑事犯罪或限制此类服务的做法表示关切。

51. 身体自主权和完整性也与免受性别暴力和歧视有关，这些暴力和歧视影响到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妇女。人口基金指出，“在存在性别歧视的社会规范的地方，妇女和女童的身体可能不由她们自己的选择影响，而是受到他人所做的选择的影响，从亲密伙伴到立法机构不等。当控制权落在他人手中时，自主权就永远遥不可及。”<sup>76</sup>

52. 为了保证自由和平等，必须考虑到此类及其他情况。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的安全关系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尊重的权利，包括身体完整性不受不当干涉的权利，<sup>77</sup> 这一原则对于跨性别者和性别多样者也至关重要，例如跨性别者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包括怀孕以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的所有决定)都必须得到承认和保护。

#### 全面的性别教育和性教育

53. 独立专家在 2019 年对乌克兰进行国别访问期间注意到，乌克兰国内完全不了解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的 LGBT 学生的需求和福祉、他们面临的虐待和挑战及其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这种情况的结果是，49% 的学生因为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在学校感到不安全，88.5% 的 LGBT 和性别多样学生在学校遭受过言语骚扰，53.5% 的学生在前一年遭受过身体虐待。<sup>78</sup>

54. 提供和接受全面的性别教育和性教育受到《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法律保护。独立专家要强调全面的性别教育和性教育的重要性，相关教育可以解构污名这种造成暴力和歧视的强大根源，对于促进人的人格完全发展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下的尊严感，<sup>79</sup> 解构性、性取向和性快感方面的成见并防止性的暴力。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指出，“通常因为学校治理机构对政策执行不力以及教师、校长和其他

<sup>74</sup> 同上。

<sup>75</sup> 见 A/HRC/41/45/Add.1。

<sup>76</sup> 联合国人口基金，《My Body Is My Own: Claiming the Right to Autonomy and Self-Determination》，第 8 页，可查阅 [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SoWP2021\\_Report\\_-\\_EN\\_web.3.21\\_0.pdf](http://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SoWP2021_Report_-_EN_web.3.21_0.pdf)。

<sup>77</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 段。

<sup>78</sup> A/HRC/44/53/Add.1，第 72 段。

<sup>79</sup> 另见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60 段。

学校主管部门对非歧视政策落实得不正规，学校延续和加强了社会偏见。教育程度有限和文化禁忌等因素阻碍了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并增加了她们遭受暴力的脆弱性。”<sup>80</sup>

### 三. 各国的有效措施

55. 预防、问责和赔偿是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国家责任的几个层面。独立专家相信有关证据，认为采用如上所述的、基于性别的交叉分析是勤勉履行这一责任的基本组成部分。

#### 知识和数据收集与分析

56. 各国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并履行收集基于性别认同及表达的歧视和暴力数据的责任，并且承认这与性别平等主流化之间存在联系。大多数国家报告说为此目的建立了某种制度，相关制度可能基于从司法机构或从公共调查中收集的数据。例如，西班牙内政部收集和分析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仇恨犯罪数据；<sup>81</sup> 2017 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通过一项涵盖卫生、教育和刑事司法系统等多个生活领域的全国性 LGBT 调查收集了 10.8 万份答复。<sup>82</sup> 一份提交的材料说，“作为打击和消除性别暴力战略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和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开发了一套性别暴力综合信息系统，该系统寻求把不同实体关于基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信息整合起来，并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分为不同类别”。

57. 基于性别的公共管理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宏伟事业。瑞典使用社会性别预算的方法，政府已决定将性别平等主流化工作纳入立法进程、治理和国际工作。<sup>83</sup>

#### 立法

58. 几个国家报告说，性别观点已载入宪法；<sup>84</sup> 另一些国家报告制定了禁止基于性别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歧视的法律，<sup>85</sup> 以及(或)处理在此基础上实施的仇恨犯罪的法律。<sup>86</sup> 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世界各地制定的旨在预防和消除性别暴

<sup>80</sup>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第 45 段。

<sup>81</sup> 西班牙提交的材料。

<sup>82</sup> 石墙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83</sup> 瑞典提交的材料。

<sup>84</sup> 例如，见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尼泊尔以及(秘鲁)监察员办公室提交的材料。

<sup>85</sup> 见以下各方提交的材料：安道尔、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德国、洪都拉斯、以色列、意大利、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挪威、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乌拉圭，以及(尼加拉瓜)人权倡导者办公室和(菲律宾)人权委员会。非国家提交的材料包括提到阿富汗(见所有幸存者项目提交的材料)、哥伦比亚(见多彩哥伦比亚组织提交的材料)、黑山(见 Asocijacija Spektra 等提交的材料)、斯洛文尼亚(见 <http://pisrs.si/Pisweb/pregledPredpisa?id=ZAKO7273>)以及联合王国(见石墙组织提交的材料)的内容。

<sup>86</sup> 见克罗地亚、塞浦路斯、以色列、马耳他、挪威、西班牙和联合王国，以及丹麦人权研究所、阿根廷监察员、(新西兰)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一份非国家提交的材料提到了哥伦比亚(见多彩哥伦比亚提交的材料)的情况。

力的大量法律，这是目前与性别有关的法律中最发达和最多产的领域；各国还颁布了给予性别认同法律承认的法律，独立专家 2018 年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

59. 其他立法工作集中在特定领域。例如，菲律宾 2018 年《安全空间法》规定了性别、性别认同和(或)表达的定义，并处罚在公共场所实施基于性别的性骚扰(包括跨性别恐惧症言论)的行为。<sup>87</sup> 墨西哥城的《防止和消除歧视法》提高了人们对性别、性别认同和表达的认识，将它们作为不受歧视的类别加以保护。<sup>88</sup> 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对多年方案和联盟进行投资，以处理围绕 LGBTI 人的流言和成见；“行动起来要尊重”(Act4respect)项目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它致力于从性别成见这一根源入手，结束性别暴力问题。<sup>89</sup> 阿根廷被称为“米凯拉法”的 27.499 号法规定所有在公共服务部门或政府行政、立法或司法部门工作的人员必须接受有关性别和性别暴力问题的培训。<sup>90</sup> 马耳他法律明确禁止“未经未成年人同意，在社会因素驱动下进行医疗干预”，这直接关系到间性婴儿的情况。<sup>91</sup>

### 公共政策

60. 国家和非国家实体一致强调性别概念框架、社会性别分析和性别平等主流化非常重要，它们可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公共政策工具。独立专家收到了来自世界各个区域的大量证据，证明各地存在和执行了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国家计划，其中多个计划充分纳入了性别认同的内容。例如，安哥拉的促进性别平等和公平国家政策除其他外纳入了对社会性别分析、性别成见和性别认同的定义，2020 年的《国家人权战略》纳入了性别问题交叉方法，以及促进和保护妇女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人权的具体行动。<sup>92</sup> 2021 年 1 月 20 日，新一届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名为“防止和打击基于性别认同或性取向的歧视”的行政命令，<sup>93</sup> 将现有的性别非歧视法律广泛适用于保护符合美国最高法院 2020 年对 *Bostock* 诉克萊頓县案裁决的 LGBTQ 人士。<sup>94</sup> 尼泊尔的《国家人权执行计划》也制定了保护跨性别者的规定。<sup>95</sup> 荷兰的《2018-2021 年性别平等和 LGBTI 平等政策计划》概述了政府对平等待遇、平等机会和安全生活权的承诺。<sup>96</sup>

61. 挪威政府目前的“安全、多样性、开放”行动计划以一项全面的交叉性社会性别分析为基础。该计划让多个不同的公共部门承担起责任，并处理性取向、性

<sup>87</sup> (菲律宾)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sup>88</sup> 墨西哥城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sup>89</sup> 荷兰提交的材料。

<sup>90</sup> 阿根廷提交的材料。

<sup>91</sup> 见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crimination/LGBT/BackgroundNote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IntersexPeople.pdf](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Discrimination/LGBT/BackgroundNoteHumanRightsViolationsagainstIntersexPeople.pdf)。

<sup>92</sup> 安哥拉提交的材料。

<sup>93</sup> 见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0/executive-order-preventing-and-combating-discrimination-on-basis-of-gender-identity-or-sexual-orientation](http://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0/executive-order-preventing-and-combating-discrimination-on-basis-of-gender-identity-or-sexual-orientation)。

<sup>94</sup> 人权运动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95</sup> 尼泊尔提交的材料。

<sup>96</sup> 荷兰提交的材料。

别认同和表达以及其他歧视理由(如种族、残疾和年龄)之间的联系。<sup>97</sup>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制定了连续第三份性别行动计划, 其中将 LGBTI 人士列为该计划的交叉领域之一。<sup>98</sup>

62. 乌拉圭<sup>99</sup> 等一些国家报告说成立了应对极端性别暴力等挑战的国家委员会, 并设立了处理性别问题的专门单位, 配有指定的人力资源和有效执行任务所需的预算拨款。<sup>100</sup> 瑞典的性别平等管理局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1 日, 负责有效执行性别平等政策方面的后续行动、分析、协调和支持工作, 其任务是应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享有人权方面的挑战。<sup>101</sup> 塞浦路斯教育、体育和文化部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 由其所有部门和机构的代表组成, 负责监督和协调所有性别平等问题。该委员会的工作基础是一项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旨在支持将性别平等纳入教育系统结构和教师在职培训等有关事项中。<sup>102</sup>

63. 阿根廷设立了预防暴力和促进体育领域性别平等部际方案。<sup>103</sup> 其主要目标是将性别观点和性别多样性纳入所有领域、社区各级和体育机构的工作主流, 促进 LGBTI+ 妇女和个人参与体育运动, 提高人们对结构性性别成见影响这些领域中的 LGBTI+ 妇女和人员的生活的认识, 预防和解决体育运动中的性别暴力问题。

64. 尽管如此, 有人认为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所采取的措施容易受到政治波动的影响, 独立专家尤其感到关切的是, 这些问题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党派对立的问题, 因而特别容易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

#### 判例

65. 阿根廷最高法院、<sup>104</sup> 智利最高法院<sup>105</sup> 以及哥斯达黎加最高法院宪法法庭<sup>106</sup> 的一些判决承认了性别认同。值得注意的是, 哥伦比亚宪法法院<sup>107</sup> 确定, 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是个人内在自我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但应该能够完全外化, 并得到承认和尊重。<sup>108</sup>

<sup>97</sup> 挪威提交的材料。

<sup>98</sup>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提交的材料。

<sup>99</sup> 乌拉圭提交的材料。

<sup>100</sup> 同上。

<sup>101</sup> 瑞典提交的材料。

<sup>102</sup> 塞浦路斯提交的材料。

<sup>103</sup> 阿根廷提交的材料。

<sup>104</sup> 见 <http://sjconsulta.csjn.gov.ar/sjconsulta/documentos/verDocumentoById.html?idDocumento=6115732&cache=1518739300001>。

<sup>105</sup> Supreme Court of Chile, judgment of the Third Chamber, of 5 November 2019, No. 21.393-2019.

<sup>106</sup> 见 <https://nexuspj.poder-judicial.go.cr/document/sen-1-0007-985766>。

<sup>107</sup> See judgments T-062 of 2011 and T-363 of 2016.

<sup>108</sup>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Colombia, judgment T-099 of 2015.

66. 2020 年，美国最高法院对 *Bostock 诉克莱顿县案* 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裁决，确认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是一种被禁止的性别歧视形式，违反(1964 年《民权法案》)第七章。<sup>109</sup>

67. 比利时弗拉芒大区在性别暴力的范围内采取措施处理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问题，包括处理与一个人的性别、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有关的暴力。这些问题包括性暴力(如强奸、性侵和性恐吓)、伴侣暴力、人口贩运和奴役、强迫婚姻、残割生殖器、伴侣暴力和跨性别恐惧症引起的暴力。<sup>110</sup>

#### 赔偿

68. 预防和补救的概念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是确定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责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在这方面，历任任务负责人都将取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刑事定罪，以及基于自我认同的性别认同获得法律承认确定为国际人权法下的国家责任。

69. 保证不重犯，也是作出适当保证、确保侵害行为不会再次发生的措施。其中可能最有意义的内容是那些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行动，包括教育、卫生保健和就业部门，以及在政治参与领域方面、家庭环境中移民服务机构采取的行动。战略行动可能以司法机关要求的不重犯措施的形式出现。哥伦比亚内政部发布了一项关于 LGBTI 人士权利的公共政策，以遵守宪法法院要求为 LGBTI 人群制定全面的国家公共政策的判决。<sup>111</sup>

70. 赔偿会处理损害，包括恢复、补偿和抵偿等手段。恢复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其中一些可能包括行政措施，另一些可能是受害者在遭受侵害后恢复身体、道德和法律完整性所需的护理和专业援助。康复措施可能涉及法律、职业和医疗领域，以及有利于恢复受害者尊严和名誉的措施。恢复充其量只能部分纠正侵害行为，而补偿则被认为是一种替代手段。

71. 抵偿措施的形式或性质不是僵化的，而是取决于每个案例的情况，它们有可能恢复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结构。事实上，多种多样的抵偿措施也可能是国家加强承诺、保证今后不重复类似行动的重要因素。抵偿措施可能是以下一项或多项内容的组合：

- (a) 核实事实并充分公开披露真相；
- (b) 通过正式宣告或司法裁判，恢复受害者的尊严、名誉和权利；
- (c) 公开道歉；
- (d) 追忆和悼念受害者；
- (e) 在培训和教材中纳入关于所发生的侵权行为的准确信息。

72. 与性别认同有关的侵害行为获得赔偿的例子仍然很少。2018 年，瑞典议会决定向 1972 年至 2013 年间强制绝育的跨性别者支付赔偿。在阿根廷圣菲省，国家通过第 13298 号省法设立了一项历史赔偿方案，在这一时期内因性取向或性别

<sup>109</sup> 人权运动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110</sup> 比利时提交的材料。

<sup>111</sup> 多彩哥伦比亚提交的材料。

认同而被监禁的人将获得补偿金。乌拉圭关于性别认同的法律中规定对跨性别者在独裁统治下遭受的虐待、监禁和酷刑给予补偿。

#### 民间社会空间

73. 提交给独立专家的绝大多数材料都强调民间社会空间的重要性，民间社会空间促成了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及联合行动，并且在 COVID-19 背景下促成支持和团结工作。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开展工作的组织形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保护和促进人权的系统，并形成了韧性、机敏和专业等一些鲜明特点。世界各地收集的与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有关的大部分数据都来自非政府来源，这应能证明这一系统的有效性。

74. 面对时代和舆论反弹带来的独特挑战，这场运动的一个优势似乎是它有能力确定共同目标。有一份材料表示，它所用的模式是“团结一致努力确保人人平等享有权利，特别是让人们意识到需要关注和保护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和性别多样者以及具有间性特征的人的声音和经历，这些人曾经受到忽视，在仍然受到挑战的妇女权利范围内外都是如此。必须采用和肯定这样一种包容性的方法来对待性别问题……从而促进女权、妇女权利、人权和 LGBTI 权利等组织的整体目标。”<sup>112</sup>

75. 然而，民间社会空间正在缩小，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在被积极缩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需要加大努力，维护其完整性。全球慈善项目的结论是，许多政府和多边捐助者只为女同性恋、双性恋和性别奇异妇女以及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提供有限的资金。独立专家和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都广泛记录到一些法律、物质和风险因素，这些因素对 LGBT 人士和间性者领导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民间社会组织所开展的宣传和保护工作产生实质性影响。<sup>113</sup>

#### 监测和评价

76.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总体方案进行评价的努力总是由民间社会单独部署的。<sup>114</sup> 独立专家注意到，这是大多数国家审议进程表现出的一种模式。缺乏衡量基于性别的框架的效率和效力的监测和评价办法令人深感关切，这是国家行动最迫切需要关注的领域之一。

## 四. 结论

77. 独立专家认识到国家在本报告所述进程方面的两项基本职责：

- (a) 预防、起诉和惩治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暴力和歧视，并酌情向受害者提供赔偿；
- (b) 承认每个人都有决定其生存边界的自由，包括决定性别认同和表达的自由。

<sup>112</sup> 筹集资源增强权能组织等提交的材料。

<sup>113</sup> 同上。

<sup>114</sup> 多彩哥伦比亚提交的材料。

78. 社会性别方法以及对性别认同和表达的法律承认提供了立足人权履行这些职责的框架，作为这些方法支柱的国际人权法通过承认性别，并且具体承认性别认同和表达是歧视分析中值得关注的做法，在保护 LGBT 人士的人权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79. 性别描述了一种社会文化建构，它按照生物性征赋予的意义将某些角色、行为、表达形式、活动和属性定为恰当。根据这一定义，性别和性并不是相互替代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与之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做法是反歧视分析中值得关注的内容。

80. 国际人权法中使用的性别、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等术语包括所有的个人、群体和人口。无论是自我定义为特定性别，还是在二元性别中保持性别流动性，性别都是通过将事物命名为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来运作的。性别、性、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概念是相关的，但可以作为保护理由独立适用。

81. 解决并最终消除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的工作需要开展交叉分析，即对声称性别中性或针对具体性别的法律和政策(可能歧视顺性别异性恋且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的妇女，跨性别者及其他性别不从众的妇女和男子)进行分析。

82. 在法律上承认性别认同并防止与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取向相关的暴力和歧视，都与身体自主权密不可分。LGBT 人士和间性者的安全关系到他们的身心完整性受到尊重的权利，包括身体完整性不受不当干涉的自由。

83. 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以完全符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规定的表达自由和促进人的人格充分发展及尊严感的方式，实施全面的性别教育和性教育。

84. 解决并最终消除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的工作并不违背妇女的人权；相反，这些值得关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在概念、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上都是相辅相成的。

85. 本任务的执行工作使独立专家处于有利地位，能够观察人类和社会运动在与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作斗争中的动态关系。有些话术似乎将责任从压迫者转移到深受压迫的个人、群体和人口身上，这令任务负责人深感担忧。

86. 所有与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作斗争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的切身经历，这些经历应提供一种应该满怀善良和同情看待彼此、倾听彼此和对待彼此的观念。《世界人权宣言》的包容性语言不仅促使我们所有人以这种方式对待所有其他生来自由、尊严和权利平等的人，<sup>115</sup> 而且似乎是维护和守护先辈建立的共同遗产的核心，也是一场取得了如此巨大成就但目前处于危险之中的运动的非凡力量所在。

<sup>115</sup>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

## 五. 建议

87. 独立专家建议各国认识到社会性别方法的价值，维护与性别和性有关的权利，将它们作为普遍、不可剥夺、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并且与所有其他权利相互关联的权利。在这一背景下，独立专家建议各国确保承认身心完整、自主和自决的权利，并且承认与之相伴的各项要求，如社会经济包容、住房、就业、教育特别是全面的性别教育和性教育等方面的要求。

88. 独立专家还建议各国在其立法、公共政策和诉诸司法的制度中采取符合本报告所明确的一整套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对性别及性别认同和表达的理解，并批准有利于此目的的相关区域公约。

89. 独立专家还建议各国实施允许对暴力和歧视进行交叉分析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根据本任务提供的行之有效的咨询意见，独立专家建议在设计这些措施时采取性别平等主流化的办法，将解决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的措施纳入其中，将相关群体、人口和个人纳入关键决策进程，并允许他们有意义地参与从设计到监测和评价的所有阶段。

90. 独立专家建议各国采取措施，明确各种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同时开展实况调查，酌情承担责任，并采取有利于补救的适用赔偿措施。

91. 独立专家愿重申以下建议，即各国应以符合不受歧视权、法律平等保护权、隐私权、身份权和表达自由权的方式，为性别认同提供获得法律承认的机会，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这种承认：

- (a) 以申请人的自决为基础；
- (b) 属于简单的行政程序；
- (c) 不涉及医疗证明、手术、治疗、绝育、离婚等不合理要求；
- (d) 包括认可和承认非二元身份的全部多样性和特殊性的内容；
- (e) 确保未成年人的性别认同能够获得承认。

92. 独立专家建议各国加倍努力，消除与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有关的任何病态化现象的残余。

93. 独立专家建议各国加倍努力，对公共政策、法律和诉诸司法中的社会性别方法进行监测和评价，并确定其在处理和帮助消除性别暴力和歧视方面的效率和效力。应注意不同处境的人面临性别歧视的方式，无论他们是顺性别者、跨性别者还是性别多样者、异性恋或同性恋，从而确保具体理解预防和补救的要素。

94. 独立专家还建议各国创造和维护一个有利的环境，帮助民间社会组织争取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和性别不从众者的权利，各国还应尊重和他们的集会 and 结社自由权。各国应提供强有力的筹资机会和能力建设培训，支持 LGBT 人士和间性者领导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民间社会组织。

## Annex I

### Activities 2020–2021

1.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are never justified and must be prevented, prosecuted and punished and, if relevant, be at the base of measures of reparation.
2. Since his last report to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in 2020, the Independent Expert increased his virtual presence and made every possible effort to reach people, communities and populations unable to travel as a resul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connected response and recovery measures. At the outset of the pandemic, he organized three virtual Town Hall meetings on 30 April and 1 May about its impact on LGBT people. He organized a virtual expert meeting on the topic of monitoring & evaluation for the activities of the mandate on 29 and 30 September and virtual consultation to collect input for the drafting of the mandate's 2021–2023 Work Plan on 20 November.
3. The Independent Expert organized seven virtual events in English or Spanish, including some with French or Portuguese interpretation, to increase the visibility of his work on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LGBT persons, on practices of “conversion therapy”, and on the situation of LGBT persons in Ukraine. These events brought together thousands of participants from all regions of the world. For instance, the launch events of the report on practices of “conversion therapy” in June 2020, garnered the participation of about 430 persons and more than 26.000 views on social media.
4. In June and October 2020, the Independent Expert participated in virtual interactive dialogues with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nd the General Assembly. Throughout the year, he also maintained virtual contact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United Nations entities, CSOs, and business leaders. At the regional level,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with the OAS and its LGBTI Core Group, the IACHR, and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European institutions. Dozens of bilateral exchanges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Member States were also held.
5. At the domestic level, the work on practices of “conversion therapy” provides an example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mandate hopes to add value to ongoing efforts. With the support of UN and national partners, the respective report was presented to audiences in Mexico, Indonesia, Malaysia and Peru.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mandate's report on the issue, legislation has been adopted in Germany and Mexico, and the mandate has engaged with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s working on the issue in Canada,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In October 2020,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Intergroup on LGBTI rights requeste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act on the mandate's recommendation for a global ban through legislation or public policy. Work with parliaments has also been done in Colombia, where the mandate presented its opinion in a hearing focuss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and the components related to LGBT persons, and Peru, where it held a dialogue with a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on his findings concerning these heinous practices.
6. Since May 2020, the Independent Expert attended parliamentary hearings on the impact of COVID-19 (Congress of the Republic of Colombia); combating rising hate against LGBTI people in Europe (Committee on Equ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of 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LGBTIQ Equality Strategy 2020–2025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7. At the invitation of UN leadership, OHCHR,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the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UNAIDS),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and the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often in partnership with Governments, Parliaments, academia, and civil society partners), the Independent Expert took part in 13 meetings and events covering key issue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UN system-wide action on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s of LGBT people,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LGBT persons, human rights and HIV/AIDS, data for equality,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the role of parliamentarians in building more inclusive societies, hate speech,

reparation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in countries affected by fragility, conflict and violence and the situation of LGBT persons in Latin America, the Caribbean and francophone West Africa.

8. Between 1 May 2020 and 30 April 2021, at the invitation of Member States,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cademia, and CSOs, the Independent Expert delivered five keynote addresses and participated in 55 panels and presentations during which he engaged with hundreds of stakeholders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Among these events, 13 were on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LGBTI people, six on practices of “conversion therapy”, two on the criminalization of LGBT persons, three on hate crimes against LGBTI person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ree on faith, and two on LGBTI persons and the development agenda. The latter included the first-ever side-event organised by the LGBTI Stakeholder Group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High-Level Political Forum.

9.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the Independent Expert gave more than 40 in-depth interviews for television, radio and print media and issued essays, video messages and op-eds relevant to the mandate, and developed an active social media presence, and the data available shows that the mandate has built an audience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He also issued 19 individual or joint official press releases and media statements, including one thematic statement on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LGBT persons issu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020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 which was joined by a group of 96 United Nations and regional independent experts.

10. The Independent Expert sent 25 communications in which allegation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relation to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were raised with other Special Procedures and/or by which he sought to provide technical advice on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 Annex II

### The mandate's research on gender theory

1. The present report and the report to the 76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re complementary.
2. With this report, the Independent Expert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relation to the recognition of gender,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struggle against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in its numerous forms. This analysis will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xamination of narratives of resistance to the use of gender theory that the Independent Expert will carry out in his repor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3. In his report to the 76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he Independent Expert will highlight how anti-gender narratives and the preconceptions, stigma and prejudice that underpin them create risks to the protection of all women, including lesbian, bisexual and trans women, and to the eradication of all forms of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He will also highlight how resistance to and attacks against gender theory and related gender-based approaches, including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are likely to create significant damage.
4. The first part of the repor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nalyse the impact of anti-gender narratives on the human rights framework and the progressive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ndards, especially relating to gender equality and sexuality. He will also examine the impact of such narratives on efforts to combat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5. More specifically, the Independent Expert will examine processes of dehuman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narratives that seek to separate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es on sexual orientation from those on gender identity, seeking to exclude trans and gender diverse persons from the protection deriv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theory.
6. He will also examine how the three institutional drivers for the perpetuation of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identified by the mandate, i.e. criminalization, pathologization, and demonization, interact with the narratives of gender ideology and how narratives of exclusion percolate to all sectors of State action and enable the adoption of regressive laws and restrictive policies.
7. In doing so, he will counterpose the narrative of a "natural" order based on biological determinism that predetermined the fate of women and men on the basis of their reproductive abilities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freedom, bodily autonomy and bodily integrity. Further, he will examine narratives that contrapose rights-based approaches to alleged cultural and religious norms. He will show how "othering" mechanisms and the narrative of traditional values is used to justify discrimination or violence based on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or sexual orientation.
8. In the second part of his report, the Independent Expert will analyse claims that challeng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ender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with its connection with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theory. He will examine the use of narratives based on allegations of speculative or potential harms that could result from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rans persons, in particular that:
  - (a)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children's gender identity allegedly threatens their well-being;
  - (b)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 gender identity of trans women based on self-identification allegedly threatens the rights of all women and girls who do not identify as trans;
  - (c) Trans women allegedly threaten spaces designed to protect women from violence and discrimination;
  - (d) The existence of trans women allegedly threaten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lives of cis women and, in some cases, their safety;

(e) The existence of trans women allegedly threatens women's sports.

9. Throughout his report, the Independent Expert will recall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presented in the present report to deconstruct and oppose anti-gender narratives and allegations that are mostly based on speculation, assumptions, or harmful and negative stereotypes about trans persons that are used to fuel misconceptions and perpetuate stigma.

---